



——曦林抚言【2】

■ 刘曦林

中国人特崇拜“心”。古医书《素问》言:“心者,生之本,神之变也”;“心君,君主之官也,神明出焉。”古人将心视为思维器官,所以心便被认为是思想、情感的代名词。后世有“心学”兴,以人心为宇宙之本体,宋代陆象山、王阳明者是也。

文人、艺术家善取思想而发情感,故特尊心。汉代扬雄曰:“故言,心声也;书,心画也。”至于“心画”之“书”是指文字符号,还是指文章书籍,似乎都可以,但今人用以指书法则是原意之延伸。这种延伸之所以言之成理,是因为中国之文字原本即是书法之本,那古代的文章书籍也莫不是以毛笔书写文字而成,故

称书法艺术为“心画”未尝不可,切甚合艺术规律,因为书法艺术压根儿是出于心声,有真诚之思想要表达,有真实情感要抒发,如王羲之之书札,颜真卿之《祭侄文稿》莫不如是。

书既为心画,图画不更是心画吗!故南朝宋宗炳有“应目会心”之说;唐张璪有“外师造化,中得心源”之名言;石涛慨曰:“夫画者从于心者也”,又有诗曰:“吾写此纸时,心如春江水,江花随我开,江心随我起。”石涛一言出,后世书画家莫不以心为出发点,以“从于心”为创作冲动。近世吴昌硕晚年之《山水花鸟册》题名“汗漫悦心”,其中“独立一鸥饥看天”和那块顽石均是自家心态之同构;齐白石画农器谱传子孙,画《牧牛图》纪念

其祖母,亦均发自心田;蒋兆和说:“知我者不多,爱吾者尤少,识吾画者皆天下之穷人,唯我所同情者,乃道旁之饿殍。”故其画乃真诚为贫民百姓写真之作,堪称画史经典。

今之书画家,心绪复杂,未成名时,出于实用;功成名就,趋于金钱,满脑子从于利,不知“从于心”为何事。余有一短文《市场跟着艺术走》,力陈画者从于心、商人从于利之异,智者嗤余为理想主义,余仍独持己见,宁为从于心的画痴,不做从于利的富翁。当年以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齐白石誓言变法都有“饿死京华,公等勿怜”之决心,吾侪拿着国家工资,享受医疗保险者却慕利若逐臭之蝇,不思文化含量之升华,又有何文化可言!

书画家常以文化人自居,瞧不起那些演员和运动员,但从业心态在书画家之上者颇多。前不久,伦敦奥运期间,我偶尔在电视上看到一镜头,记者问一摔跤冠军“你从哪里获得力量?”运动员说“从我的内心。”我满欣赏这句话。医学家一定认为此话不确,他一定认为是由于睾九素激发了求胜欲。

前两年,又偶尔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藏族女歌手自唱自吟道:“我心下雪了,你听到了吗?”心怎么会下雪呢?如果她的心真的下雪了,你能听得到吗?这歌词明明不讲理,却十分动人。其文化档次也远在以钱给力之书画家之上。

壬辰仲秋于里仁书屋灯下

转载自《中国书画》2012年11期。

刘曦林作品 老莲·浓淡镜中行 纸本水墨 2011年 136cm×69.5cm



意深境远 卧以游之

——读王本杰山水画



王本杰(1963-),生于山东淄博。1986年毕业于山东轻工美术学校,2000年结业于中国美协山水画高研班,2003年就读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班。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《中国画研究》杂志编委、北京翰海画院画家、淄博文化艺术院副院长、北京彩墨画院副院长、《中华书画报》副总编、文化部中国画创作中心画家,中华书画名人网艺术顾问、客座教授。

■ 郭逸东

诗如鼓琴,声声见心。心为人籁,诚中外形。我心清妥,语无烟火;我心缠绵,读者泫然。禅偈非佛,理障非佛。心之孔嘉,其言蔼如——袁牧《续诗品·斋心》,赏画如读诗文,必须有其意思。没有意思的画,绝对不是好画。王本杰的山水画,颇有意思。对王本杰的山水画,我的确读过不少,总觉得内中意绪繁谐,情致绵渺,不是那种可以容易明白的作品。

不容易明白的东西,是好还是不好?谁也没有资格定义,谁也没有标准论断。因人而异,对于生活中的物的评论是如此,对于艺术品的审美价值的认定,也不会超越这个认识水准。王本杰的山水,似乎能使用自己的

一个符号,布局谋篇,从小幅直至巨幅,一以贯之,自成体系,则无疑非寻常之手段。真如不变,达悟幽玄。他的基本元素很简单,皴擦点染,用以组合自己的符号,但的确能依靠它来建构大格局、大山水,当然是有手段的。

有了手段,便有了造形的自由,意造境生,气昭自然,则有近道之可能,于是便不可以简单的法度来局限拘束之。至于简单与复杂之关系,最少可以分出四种情况:简单中见复杂、复杂中见简单以及简单中见简单、复杂中见复杂。不可一言蔽之,尚待细密研来。

苍茫山水,是王本杰梦里的家山故园,在那里,曾经留下些什么难以释怀的故事或者多少挂念,只要他自己不说,外人只能猜测。属于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奥妙,基本很难与旁人共享,所以,即便深谙文理艺事的刘彦和,也发出了“知音其难”的感慨。发大音者,不以口鼻而以心,是故听大音者,亦当不以耳而以心;交心其难,所以知音必稀。要想摆脱这种感慨,消化这些欣赏时彼此之间的隔膜与难度,只有去切身地体验、去剖析、去静听。有此思想准备,再看王本杰画的家山,其音淡然,盈盈然似露湿清弦,知是人间别有此一境界。王本杰的山水画,有强烈的视觉态度,读者只需看上一眼,便可以在脑际残留许久。画面中间部分是有门有屋脊,旁侧有人有牛,周围有禾有塘有树有丘,高处有云有气有峰有天,而这些部件,叠加起来,共同诉说出一股难以名状的意绪。这种意绪,营造出一种异样的氛围,提醒人开始思考形而上的所在,暂时脱离眼前画面上的东西。即便他近期的颜色开始轻松与明快,笔墨也轻松随意些,但仍有这种挥之弗去的因子存在,附着于一点一画一晕一染之间。

情致之于艺术品,大概不是谁都可以随

便获得的。今世画家中,不是没有无所癖好之人,大抵画也与其人一样,没有什么意思,更与依仁游艺的高要求甚远。

王本杰似乎不怎么善于言谈表达,这种



感受,是从他说话时的口吻和表情得来的印象。他的画语,则似乎与他的言语区分,相对确切得多,虽然也有上述的所谓难明之旨。笔墨,一如言语,永远也跟不上意思之

所在,因为它们都属于外在的器具,只能仿佛那需要仿佛的实质,却不是其本身。乃知赏情致之作,欲曲尽其意,惬入肝脾,实非易事,即便是所谓随缘应物、各得其所,亦岂可作轻言哉?

我喜欢他画的山水。他笔下的苍茫山水,颇有情韵。在他的画面上,充满了波诡云谲,洋溢着淡淡齐鲁乡愁,这一切,是那么自然而然,无疑是他内心景况的流露。

心外无物,境由心造。画品即人品,在传统理念上,中国画论把人与艺紧密联系在一起,很独到、辩证。画为文之极,画格是文心的表现。文,就是人;文不仅仅体现在书面文字上,更显露在气格上、气息气象上。

王本杰画的山水,大气、苍茫,这除了与他的笔墨技法相协调以外,一定与他内心的情致互为表里。

笔墨技巧,可以熟练获得,而内心情致则非可轻易掩饰。

视觉形式之美,与审美心态往往是一致的。一个画家的笔墨,就是他内在的心音。

在王本杰的画上,形式与内容得以相映成趣。从构图到笔墨,从色彩到配景,他所欲抒发的,都是其特有的元素,那也正是艺术作品所需要的。

艺术作品虽然强调个性的展现,但这种个性很有必要规范在普遍性之中。艺术行为,不应该是完全的自娱,而是要兼具着娱人的任务,甚至发挥教育的功用。春风化雨,“化”是一个渐渐的过程,从细节出发影响到人的生活习惯,继而左右到人的性格与命运。据乎德、依乎仁、游于艺,本是古训;以美育代宗教,也是有充分的道理。现代经济发展到今天,艺术与文化日趋多元化,信息纷纭,如何保障古朴与厚道的审美形式占

据相当的地位,值得大家深思。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,个性的充分发挥,不见得是好事,而共性的普及与存在,却一定有利于社会集体的和谐。相貌平常的王本杰,用志不分乃凝于神,用志就是用心。用心到了彻底的程度,就是尽心。尽心者始能而尽力,从物质到精神。心到,则笔墨到、技法到,则性灵到、韵味到。厚于道者,福德在焉。艺术虽小道,却可成为实践道德修为的实际过程。孟子说,“万物皆备于我矣。反身而诚,乐莫大焉。”求道不需涉远,“诚”者,其道至近,会心在迹。

好的景物,不是妄想出来的,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去观察、却获取、去写意、去传达。朱熹针对《论语》里孔夫子叹赞曾点“浴乎沂”之志,指出,那虽然看似简单,却因为其“乐其日用之常,初无舍己为人之意,而其胸次悠然,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和流”,于是,平常不常,因着其平常之极,便立即与大多数的、普通的所谓“平常”拉开了距离。艺术即生活,艺术的超群拔俗,也合乎此意。

“平中见奇”,可以如此来评价王兄的山水画,他的这种风格追求,洵非易事。1986年毕业于山东轻工美术学校,2000年结业于中国美协山水画高研班,2003年就读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班的他,有着造型与写实的基本功夫,加之几十年的大量创作,所以下笔便能把握到心手相印的感受与效果。融合了中西,取法了诸家之长,他终于可以自起炉锤,独树一帜。《空翠湿人衣》、《苍山暮韵》、《烟云秋壑》等等作品,意境悠远,又总是以情动人,和乐熙熙。

既见君子,云胡不喜;常怀素心,尽我之诚。愿与王兄共勉。

(作者系河北大学美术评论家)

